

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0077678

10位ISBN编号：722007767X

出版时间：2009-3

出版时间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巴金

页数：247

字数：298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### 内容概要

巴金原名李尧棠，字芾甘。

生于1904年，四川成都人，现代著名作家。

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。

“五四”运动使他打开眼界，树立起反对封建制度，追求新的社会理想的信念。

1927年赴法国学习，第二年写成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灭亡》。

1928年底回国，1931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和鲁迅来往密切。

鲁迅认为“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，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。”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。

他的主要作品，大都在1927年以后的二十年间写成的。

包括长篇小说《爱情三部曲》（《雾》、《雨》、《电》）、《激流三部曲》（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）、《抗战三部曲》（又名《火》），中篇小说《寒夜》、《憩园》，另有一批短篇小说、童话、散文等。

<<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>>

书籍目录

《忆》选(1933-1936) 忆 最初的回忆 家庭的环境 觉醒与活动 做大哥的人 我离了北平《短简》选(1936) 我的幼年 我的几个先生《谈自己的创作》选(1957—1961) 小序 谈《灭亡》 谈《新生》及其它 谈《家》 谈《春》 谈《秋》 谈《憩园》 谈《第四病室》 谈《寒夜》 谈我的短篇小说 谈我的散文《创作回忆录》选(1978-1980) 一 关于《春天里的秋天》 二 关于《长生塔》 三 关于《第四病室》 四 关于《海的梦》 五 关于《神·鬼·人》 六 关于《龙·虎·狗》 七 关于《火》 八 关于《还魂草》 九 关于《砂丁》 十 关于《激流》 十一 关于《寒夜》 再记附录 我和文学后记

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章节摘录

最初的回忆 “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，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，所以送给你。

”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“送子娘娘”说的话。

每当晴明的午后，母亲在她那间朝南的屋子里做针线的时候，她常常对我们弟兄姊妹(或者还有老妈子在场)叙述她这个奇怪的梦。

“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。

” 母亲抬起她的圆圆脸，用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，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。

“想不到却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娃娃！

” 母亲微微一笑，我们也都笑了。

母亲很爱我。

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，可是她从来没有骂过我。

她让我在温柔、和平的气氛中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。

一张温和的圆圆脸，被刨花水泯得光光的头发，常常带笑的嘴，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，没有领子。

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，我的脑子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。

我的最初的回忆是跟母亲分不开的。

我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。

我四五岁的光景，跟着母亲从成都到川北的广元县，父亲在那里做县官。

衙门，很大一个地方，进去是一大块空地，两旁是监牢，大堂，二堂，三堂，四堂，还有草地，还有稀疏的桑林，算起来大概有六七进。

我们住在三堂里。

最初我同母亲睡，睡在母亲那张架子床上。

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者麻布帐子，冷天挂着白布帐子。

帐子外面有微光，这是从方桌上那盏清油灯的灯草上发出来的。

清油灯，长的颈项，圆的灯盘，黯淡的灯光，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，哔剥哔剥地燃着。

我睡在被窝里，常常想着“母亲”这两个字的意义。

白天，我们在书房里读书，地点是在二堂旁边。

窗外有一个小小的花园。

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，面貌非常和善。

他有时绘地图。

他还会画铅笔画。

他有彩色铅笔，这是我们最羡慕的。

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，两个姐姐和我。

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。

这个人名叫贾福，六十岁的年纪，头发已经白了。

在书房里我早晨认几十个字，下午读几页书，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。

三哥的功课比我的稍微多一点，他比我只大一岁多。

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。

母亲给我们吃一点糖果。

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。

“香儿，”三哥开始叫起来。

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。

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少女跑了进来，露着一脸的笑容。

“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耍！

” 她高兴地微笑了。

“香儿，你小心照应他们！

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”母亲这样吩咐。

“是。

”她应了一声，就带着我们出去了。

我们穿过后房门出去。

我们走下石阶，就往草地上跑。

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，中间露出一条宽的过道。

桑叶肥大，绿荫荫的一大片。

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。

“我们快来拾桑果！”

”香儿带笑地牵着我的手往桑树下面跑。

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了我的鼻子。

“好香呀！”

”满地都是桑葚，深紫色的果子，有许多碎了，是跌碎了的，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，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。

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。

我们兜起衣襟，躬着腰去拾桑葚。

“真可惜！”

”香儿一面说，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里送。

我们也吃了几颗。

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，她还在吃。

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，我的两手也是。

“看你们的嘴！”

”香儿扑嗤笑起来。

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。

“手也是。

”她又给我们揩了手。

“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？”

”三哥望着她的嘴笑。

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。

“我们快去找鸡蛋！”

”香儿连忙揩了她的嘴，就牵起我的手往里面跑。

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倒在地上了。

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。

草地上一只麻花鸡伸长了颈项得意地在那里一面走，一面叫。

我们追过去。

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。

别的鸡也往四面跑。

“我们看哪一个先找到鸡蛋？”

”香儿这样提议。

结果总是她找到了那个鸡蛋。

有时候我也找到的，因为我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下蛋。

香儿虽然比我聪明，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比她少。

鸡是我的伴侣。

不，它们是我的军队。

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。

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，阶上有房屋，阶下就种桑树。

左边的一排平房，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等等的地方。

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最末的一个空敞房间就做了鸡房，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。

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，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。

大花鸡，这是最肥的一只，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。

凤头鸡，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，黑的斑点，头上多一撮毛。

麻花鸡，是一只有黑黄色小斑点的鸡。

小凤头鸡比凤头鸡身子要小一点。

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，它跟普通的母鸡就没有分别。

乌骨鸡，它连脚，连嘴壳，都是乌黑的。

还有黑鸡，白鸡，小花鸡……各种各类的名称。

每天早晨起床以后，洗了脸，我就叫香儿陪我到三堂后面去。

香儿把鸡房的门打开了。

我们揭起了每一只鸡笼。

我把一只一只的鸡依着次序点了名。

“去吧，好好地去耍！”

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，让它们围着啄吃。

我便走了，进书房去了。

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，三哥有时候比较迟一点放学。

我一个人偷偷地跑到四堂后面去。

我睡在高高的干草堆上。

干草是温暖的，我觉得自己好像睡在床上。

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，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。

我半睁开眼睛，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。

“大花鸡，不要叫！”

再叫给别人听见了，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。

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上踱着，高声叫起来。

我叫它不要嚷，没有用。

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，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。

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，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。

鸡蛋还是热烘烘的，上面粘了一点鸡毛，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。

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。

我便吩咐它：“不要跑呀！”

喂，小凤头鸡，你怕麻花鸡做什么？”

有时候我同三哥在一起，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。

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。

傍晚吃过午饭后(我们就叫这做午饭)，我等到天快要黑了就同三哥一起，叫香儿陪着，去把鸡一地赶进了鸡房，把它们全照应进了鸡笼。

我又点一次名，看见不曾少掉一只鸡，这才放了心。

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，我忽然发觉少了一只鸡。

我着急起来，要往四堂后面去找。

“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了。”

香儿望着我笑。

“杀了？”

“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？”

“不错，我吃过！”

那碗红烧鸡，味道很不错。

我没有话说了。

心里却有些不舒服。

<< 《巴金选集》第十卷 >>

过了三四天，那只黑鸡又不见了。

点名的时候，我望着香儿的笑脸，气得流出眼泪来。

“都是你的错！”

你坏得很！

他们捉鸡去杀，你晓得，你做什么不跟我说？

”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。

“你不要打我，我下次跟你说就是了。”

” 香儿笑着向我告饶。

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。

又过了好几天，我已经忘掉了黑鸡的事情。

一个早上，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。

我走过石栏杆围着的长廊，在拐门里遇见了香儿。

“四少爷，我正在等你！”

” 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”

<< 《巴金选集》 第十卷 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